

許鈸輝 主編

中國語文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六 編 第十一冊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俗字研究(下)

梁曉虹、陳五雲、苗昱 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六 編

許 鎔 輝 主編

第 11 冊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俗字研究（下）

梁曉虹、陳五雲、苗昱 著



T1621296

1621296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俗字研究（下）／梁曉虹、陳五雲、苗昱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103〕

目 2+270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六編；第 11 冊）

ISBN：978-986-322-666-6（精裝）

1. 華嚴部 2. 研究考訂

802.08

103001865

ISBN-978-986-322-666-6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六 編 第十一冊

ISBN：978-986-322-666-6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俗字研究（下）

作 者 梁曉虹、陳五雲、苗昱

主 編 許鈇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六編 16 冊（精裝）新台幣 3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俗字研究(下)

梁曉虹、陳五雲、苗昱 著



目

次

上 冊 序 言 書 影

上編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綜述篇	1
第一章 「華嚴音義」從中國到日本	3
第一節 華嚴宗、《華嚴經》與「華嚴音義」	3
第二節 華嚴宗、《華嚴經》、「華嚴音義」在日本	12
第二章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概述	29
第一節 作者與年代	29
第二節 性質、體例與內容	36
中編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俗字研究篇	61
第三章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所出俗字	65
第一節 辭目所錄	66
第二節 釋文所舉	82
第三節 一般行文所出	117
第四章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書寫符號及俗字舉隅	125
第一節 《私記》的書寫、校勘符號	125
第二節 《私記》俗字的書寫特點	132
第三節 俗字舉隅	137
第五章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疑難俗字考釋	163

下 冊

下編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與漢字俗字研究	203
第六章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與則天文字研究	205
第一節 則天文字從中國到日本	205
第二節 《私記》中的則天文字	214
第三節 《私記》與則天文字研究	222
第七章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與中古俗字研究	237
第一節 《私記》與敦煌俗字	239
第二節 《私記》與碑刻俗字	264
第三節 《私記》與唐代字樣字書	282
第四節 《私記》與中古草書	301
第八章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與《新華嚴經音義》 之俗字比較研究	313
第一節 二音義同錄俗字爲辭目，俗形或同或異	316
第二節 一音義爲俗，一音義爲正	332
第三節 34 個正字條目之對照比較	341
第九章 從《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探尋漢字在海外 發展演變的軌跡	353
第一節 從《私記》反窺中古俗字使用之史貌	356
第二節 從《私記》追溯日本俗字發展之源	368
附錄 《私記》俗字總表	399
主要參考文獻	459
後 記	469

下 編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
與漢字俗字研究

第六章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 與則天文字研究

「則天文字」或稱「則天新字」，亦稱「武后新字」、「武周文字」等，乃中國歷史上唯一女皇帝武則天所創漢字（新造字）之總稱。儘管則天文字字數不多，流行時間不長，然其影響卻久長深遠。則天文字研究一直是中國唐代歷史與漢字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近年來，海內外學者多有探研，屢有拓展。而則天文字在海外（如日本、朝鮮）的使用情況正是研究中所涉及的重要內容之一。故而，海外文獻也就成爲則天文字研究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資料。

《私記》作爲日本留存至今最古的寫本佛經音義，其中所存豐富的則天文字資料，已爲學界所矚目。則天文字屬「俗字」研究範疇，本書在上、中編的相關內容中已有所闡述。本章則進一步對《私記》中的則天文字進行全面考察，並將其置於俗字研究的框架之下，探討則天文字在日本的使用情況，從一個側面探討漢字在海外的傳播與發展。

第一節 則天文字從中國到日本

一、關於則天文字

中國古代歷史上，雖也有帝王創制或更改字形的現象，然以武周制字影響

最大。武則天代唐爲周，正式稱帝後，除了改服易幟、頻繁改元、變更職官名稱外，爲表示除舊布新，還創製新字。据《新唐書》卷七十六《后妃傳·則天武皇后》記載：載初中，「作𪚩、丙、𪚩、囧、囧、○、𪚩、𪚩、𪚩、𪚩、𪚩、𪚩十二文」。《宣和書譜》卷一也記載則天武帝曾「增減前人筆畫，自我作古，爲十九字，……當時臣下章奏與天下書契，咸用其字，然獨能行於一世而止。唐之石刻載其字者，知其在則天時也。」《康熙字典·目部》解釋「𪚩」字引《字彙》：「同照」，又引《正字通》：「唐武后自製十九字，以𪚩爲名，與照音義同。」其他史志字書亦或有記載，然諸說不一。或字數記載不同，或字形有異。^{〔註1〕}但學界一般認爲：「則天文字」是自載初元年（689）至神龍元年（705）公佈的新字。即在本有漢字（形、音、義）的基礎上，只改變其字形，而音、義不變。儘管字數諸說不同，但公認的有17個。分五次公佈：第一次：載初元年（689年12月）正月^{〔註2〕}，借年號改元之際，改定了與年月日等有關的12個新字。即：照、天、地、日、月、星、君、臣、載、初、年、正。第二次：載初元年九月（690年10月）^{〔註3〕}，改唐爲周，又改元爲天授，故而公佈了「授」之新字。第三次：長壽三年（694）改元，年號爲延載，其年十一月一日又改元爲證聖，借此之際，頒佈了「證、聖」兩個新字。第四次：証聖元年（695）四月閒於宮城門外鑄成高達一百五尺的「大周萬國頌德天樞」，^{〔註4〕}故藏中進認爲則天文字「囧」蓋已制定。施安昌也認爲：適在此時改寫「國」字，以「口」中含「八」、「方」組成，其寓意同立天樞相合。「國」字改寫，或因慶祝天樞落成，敕令改字；或因武后書榜，率先改寫，上行下效，風行一時。^{〔註5〕}第五次：聖曆元年（697）正月一日改元時將「𪚩（月）」改爲「𪚩」，同時還制定了新

〔註1〕 可參考王三慶《敦煌寫卷中武后新字之調查研究》；載《漢學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12月。又常盤大定《武周新字の一研究》；載《東方學報》第6卷，1936年。

〔註2〕 永昌元年十一月庚辰（公元689年12月18日），改元載初。用周曆子正，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

〔註3〕 載初元年九月初九（公元690年10月16日），改國號爲周，改元天授。

〔註4〕 據《舊唐書·則天皇后紀》：「梁王武三思勸率諸蕃酋長奏請大徵斂東都銅鐵，造天樞於端門之外，立頌以紀上之功業。」

〔註5〕 施安昌《關於武則天造字的誤識與結構》；《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4期。

字「𠤎(人)」。^{〔註6〕}經過這樣五次頒佈，則天所制定的 17 個新文字就誕生了。而這 17 個字，人們在唐碑碣文，敦煌文獻中尚能窺其原貌。以下據《唐碑俗字錄》^{〔註7〕}，錄出 17 個則天文字：

年：𠤎、𠤎^{〔註8〕}

月：𠤎、𠤎、𠤎、𠤎

日：𠤎

星：○

天：𠤎

地：𠤎

人：𠤎

國：𠤎

君：𠤎、𠤎、𠤎、𠤎

臣：𠤎

正：𠤎、𠤎

證：𠤎、𠤎

〔註6〕 水野正好在《日本人と文字との出会い・則天文字の広まり》(平川南等編《古代日本の文字世界》。大修館書店，2000年)認為是四次。藏中進提出是五次(《則天文字の研究》第9~12頁。翰林書房，1995年)施安昌、何漢南等中國學者也持「五次改字」說。(施安昌《武則天造字之訛變——兼談含「新字」文物的鑒別》，《故宮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4期；何漢南《武則天改制新字考》，《文博》1987年第4期)關於「圀」字，諸說不一。據《朝野僉載》卷一：「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中安『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即依。月餘有上封者云：『武』退在□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爲『八方』字。後孝和即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但學者一般認為「圀」定於証聖元年(695)四、五月間。如以上所引藏中進、施安昌之說。又施安昌檢索了大量武則天時期的石刻拓本，得出如此結論。(施安昌《從院藏拓本探討武則天造字》，《故宮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4期)也有學者認為，「圀」可能出於武則天以前的別體。參考李靜傑《關於武則天「新字」的幾點認識》，《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4期。

〔註7〕 吳鋼輯、吳大敏編《東方古文化遺存補編——唐碑俗字錄》第30~31頁。三秦出版社，2004年。

〔註8〕 爲能使筆跡較爲清晰，我們特意保留底色。

聖：𡗗、𡗘

載：𡗙

初：𡗚

授：𡗛、𡗜、𡗝、𡗞、𡗟

照：𡗠、𡗡

則天文字寫法不一，且因書寫不同，多有錯訛，故變體字甚夥。以上也只是唐碑中則天文字之概貌，並非是其「全貌」或「正相」。

然而，正如則天造字是因「政」而起，為「治」而施，這些新字在其統治時期應該曾廣為流傳。^{〔註9〕}但則天武后晚年，因政變而被廢位，政權復歸李氏。神龍元年（705）唐中宗即位，國號復為唐，除祭祀的方法以及旗、服之色、官名等以外，則天所定之新字又因政治變化而一舉改回。據《唐大詔令集》卷二記載，「改太周為唐，社稷宗廟，陵寢郊祀，禮樂行運，旗幟服色，天地等字，臺閣官名一事已上，並依永淳已前」。廢止令頒出僅約二十日後，所寫墓誌上的「君、人、地、年、月、日、天、載」之字就已全部回歸原字樣。然而恢復李姓的大唐皇帝畢竟是武則天的子孫，故實際未被立刻廢止。

〔註10〕短命皇帝中宗、睿宗之後，是開創開元至天寶長達40餘年的太平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儘管唐玄宗是主張漢字規範化之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唐石經便從其時代開始，^{〔註11〕}然則天文字並未被徹底禁絕，仍有個別字被使用。

〔註12〕直到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年）十月，才再次頒布詔書，廢除則天文字，

〔註9〕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其成效大半「京師推行最力……若在邊裔則新字見於題記，而不見於經文」。（梅應運《敦煌石室經卷題記之研究》，轉引自劉元春《武周新字研究綜述》）

〔註10〕因於此不久，武三思等前武周皇族就展開反擊，勾結韋皇后和上官婉兒，將發動五王政變推翻女皇的張柬之等五位重臣（即五王）悉數誣告殺害，使武氏家族再次控制了大唐的朝廷，而且權勢比武則天在世時更盛。這時，時任左補闕的權若訥上奏中宗，稱則天文字仍是武則天的偉大創舉，讓它們保存下來可以體現出皇帝對已故母后的孝心。看到奏報後，中宗特地頒布制書予以嘉獎權若訥，並保留了母后所造的則天文字。據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二〈權若訥馮澥〉。

〔註11〕石經以楷書為標準，以儒家經典為整理對象。這對漢字正字化的推行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所謂「字樣之學」即唐玄宗時代的產物。

〔註12〕歷史上，則天文字的殘存期到底多久，學界尚未有統一認識。有學者認為「武周

一律改用本字。故則天文字在武則天逝世後，實際又沿用了 132 年，總共通行了近 150 年。當然，我們也應該說，除開「李唐」、「武周」的政治因素外，「新字」本身過於複雜古奧，寫法多變，又往往不合六書造字原理〔註 13〕的特性也成為其結束歷史使命的重要原因。

二、則天文字到日本

中國大陸因為改朝換代的政治原因，則天之製字隨著武周結束也被廢止，儘管並未禁絕，但只是個別字的「個別」現象。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與中國相毗鄰的朝鮮與日本，卻似乎並未受中國國內政治的多大影響。〔註 14〕當時這兩個國家與唐朝之間文化交流非常密切，故「則天文字」很早就傳入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並被全盤接受，且曾經流傳很廣。如收藏於韓國龍仁湖巖美術館的《大方廣佛華嚴經》二軸，為新羅時代的古寫經，故被冠之為「新羅白紙墨書」，已被指定為韓國國寶 196 號。此本 1978 年被發現以後，引起學界極大關注。現已確定，其書寫年代乃新羅景德王十三年（754）8 月～十四年（755）2 月之間。此正值唐天寶十三年至十四年，原則上，此時中國則天所製字已被禁止，不再使用。但是，此本在用字上的一大特點卻正是則天文字大量出現，成為韓國則天文字研究的珍貴資料。〔註 15〕而筆者在僅殘破不足一頁的《則天序》中就讀到有如「君」（𠂔）、「人」（𠂔）、「日」（𠂔）、「月」（𠂔）、「地」（𠂔）、「天」（𠂔）、「年」（𠂔）、「證」（𠂔）、「聖」（𠂔）等字。〔註 16〕現存漢文大

去世之後，新字偶見使用。除了一個「𠂔」字作為武則天稱謂在後代不得不用以外，其餘字形則曇花一現就被棄為歷史遺跡」（見齊元濤《武周新字的構形學考察》；《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 34 卷第 6 期，2005 年 11 月），似也過於武斷。還應該進一步討論。

〔註 13〕齊元濤在《武周新字的構形學考察》一文中指出：「武則天所造新字違背了漢字書寫、構成的一般規律，不合於當時的文字系統，與社會通行文字相背離。」

〔註 14〕當然不僅只是這兩個國家，因為是在女皇的權威和強制下推行使用的，所以屬漢字文化圈的周邊諸國，如日本列島、朝鮮半島，還有西域諸國等皆被波及。（參考藏中進《則天文字の研究》第 70 頁）

〔註 15〕參考朴相國《新羅白紙墨書·大方廣佛華嚴經·解題》。韓國文化財廳，2001 年出版。

〔註 16〕而如「天」「日」「地」等則多次皆以則天文字出現。

藏經中最古版本之《高麗大藏經》〔註17〕中，也還能見到則天文字。〔註18〕《高麗大藏經異體字典》中「天」「地」「月」「年」「照」「國」「初」「聖」「人」「證」「授」等字的異體中，都有則天文字字形。有的甚至有多個不同字形，如「授」字條下，錄有異體字八個，但「𡗗𡗗𡗗𡗗𡗗𡗗」六個皆可視為則天文字之「異體」。「𡗗」字條下所引書證出自《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一：「右二本經大周天𡗗二年于闐三藏提雲般若於大周東寺譯。」由此可見，當時所撰，所寫經典，「授」用「𡗗」字。

則天文字也很早就傳到了日本。現藏於正倉院的《王勃詩序》〔註19〕作為古寫珍品已被定為日本國寶。藏中進認為《王勃集》唐朝原本應寫於則天武后在位的天授（690）至長安四年（704）之間。天雲四年（707）三月遣唐副使巨勢朝臣邑治一行回國時攜回日本。當時已病臥在床的文武天皇見此非常喜歡。文武天皇於6月15日駕崩。故為追福供養，召集書手抄寫其生前喜愛的《王勃集》，就成為當時殯宮諸行事之一。〔註20〕《王勃詩序》上記有「天雲四年（707）7月26日」字樣。其中「天」三十一字、「地」三十四字、「日」四十一字、「月」二十一字、「星」七字、「臣」一字、「載」八字、「初」二字、「年」十九字、「授」一字、「國」三字、「人」十六字、「月」十六字即用則天文字書寫。而「君」九字、「人」六十三字、「聖」四字、「國」五字、「日」二字、「月」二字、「年」二字，也仍還是用舊字。可見新字和舊字〔註21〕並存。至於作為原本，渡海而來的《王勃詩序》中，這些字本就全用則天文字書寫，還是其原本是新字與舊

〔註17〕初雕本刻於1011年，續雕本刻於1089年，再雕本刻於1251年。現通行者為再雕本。

〔註18〕高麗大藏經以雕刻於開寶年間（968～975年）的《開寶藏》為藍本，然《開寶藏》早在元代就已散佚，中國國內今存者，僅有兩種宋本殘卷。其中則天文字之蹤跡難以尋覓。但根據《高麗藏》，《開寶藏》中也應有則天文字。但筆者只是個人臆斷，有待以後深入調查研究。

〔註19〕《王勃集》為初唐詩人王勃（649～677）之詩文集。奈良時代傳入日本，現在日本尚有殘卷珍藏。《詩序》一卷藏於正倉院。其他尚有卷二十八，由上野尚一氏藏，稱為「上野本」；卷二十九，卷三十，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被稱為「東博本」或「富岡本」；卷二十九殘卷，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稱「神田本」。

〔註20〕藏中進《則天文字の研究》第68～69頁。

〔註21〕所謂「舊字」即為通行字，或正字。

字並存而記，已不得而知。〔註 22〕根據藏中進分析，當時應有幾人分工負責書寫，有人將正楷的則天文字改寫成當時日本通行字體，也有人忠實於原本，完全照樣臨摹，寫成行書體，但卷末卻蓋因時間倉促而又改寫成通行字體。〔註 23〕所以，則天文字應該可以說伴隨著《王勃集》的傳入而正式進入皇室，不久就被達官貴族所知。此後則天武后時代所書寫的唐本仍屢屢渡海而來。即使則天文字在其本土因政治原因被廢除，但在海東頭的日本，似乎並不受其影響。人們對這種「奇妙的文字」不但熱心解讀，而且還頻頻加以使用，所以在日本流傳很廣，故而在日本也存有相當珍貴的則天文字研究的資料。

例如，《日本古代の墓誌》〔註 24〕一書中有以下記載：

銘 下道罔勝弟罔依朝臣右二人母夫人之骨藏器故知後人明不
可移破以和銅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廿七日己酉成

和銅元年爲公元 708 年，是《王勃集》傳到日本的第二年。其中已見則天文字中的「罔」字。下道罔勝乃著名遣唐使吉備眞備之父，故骨藏器之主應爲吉備眞備的祖母。下道罔勝與其弟下道罔依二人之名，本爲「國」字，〔註 25〕因當時「罔」尚未制定。之所以後來改成「罔」，被認爲是對新字的「罔」有好感，新字有魅力之故。而根據藏中進的研究，下道罔勝、罔依兄弟之籍貫應爲其母居住以及死去的吉備地區，〔註 26〕而下道罔勝曾官任右衛少尉，任職於宮廷。而其妻出身於大和国〔註 27〕宇智郡。日本學者考證，下道罔勝曾經在大和地方，即當時的首都圈長期生活過。所以，母親逝世，罔勝返鄉奔喪，骨藏器有可能製作於大和地方。然因銘文中寫有「以和銅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廿七日己酉成」，其中「成」表示骨藏器製作日，也表示安葬亦爲同時。如此，骨藏器

〔註 22〕參考平川南等編《古代日本の文字世界》中水野正好所撰寫《日本人と文字との出会い・則天文字の広まり》。

〔註 23〕藏中進《則天文字の研究》第 69 頁。

〔註 24〕《日本古代の墓誌》，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飛鳥資料館刊，昭和 52 年（1977）。

〔註 25〕因「罔」制定於證聖元年（694），而吉備眞備生於日本持統天皇七年（693），還有 694、695、696、697 年之說的。那麼其父出生日期自然早於「罔」創製之前。

〔註 26〕日本古代有吉備国（きびのくに），相當於現在的岡山縣全域加之廣島縣東部和香川縣島嶼部以及兵庫縣西部地區。

〔註 27〕日本古代有大和国，區域相當於現在的奈良縣。

就應該是在當地製成，因為骨藏器之出土地點是岡山縣小田郡矢掛町東三成字谷川內，距圀勝之本籍吉備地方很近。故而，藏中進認為，若能如此推定，就說明前一年剛傳來的則天文字中的「圀」字，流傳很快，早就經吉備地方工匠之手雕刻於鑄銅製的骨藏器上。（註 28）

而過了將近一千年，我們發現「圀」還在流行。德川光圀（1628 年 7 月 11 日～1701 年 1 月 14 日）為日本江戶時代的大名，水戶藩第二屆藩主。父親是水戶藩第一代藩主德川賴房，祖父是江戶幕府創始人，第一代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康。其名字中的「圀」字是「国（國）」的異體字，正是傳承則天文字而來。而筆者之一梁曉虹 2012 年 2 月 15 日赴京都進行資料調查，偶爾在大街上就看到「九條山本圀寺」的指示路牌。返後上網查檢，知該寺為日蓮宗大本山，位於京都堀川五條，建於建長 5 年（1253）8 月，日蓮在鎌倉之松葉谷建一草堂，稱「法華堂」。貞和元年（1345），足利尊氏移至現址，為日蓮宗最古寺院。寺名本為「本国（國）寺」，江戶時期，因受德川（水戶）光圀之護持，古寺得以恢復以往隆盛，由此「本國寺」改為「本圀寺」。而日蓮宗除此還有兩個「本国（國）寺」，一在千葉縣大網白里町，一在山梨縣身延町。然惟有京都九條山可稱「本圀寺」，可見日本人對此字有一種特殊的好感，且經久不衰。現在在日本的出土文物中，還能見到則天文字的遺跡，如關東和東北地方曾被集中發現八世紀以降的土器上寫有墨書，其中有的就含有則天文字。主要有「天」、「地」、「人」、「正」四字，其中尤以「天」、「正」二字集中出現。其中「天」字有時又或減筆，或加筆，異體頗多。而一些字形表意的「日」、「月」、「星」等字和一些字形複雜的如「君」、「載」、「初」等卻不見於這些墨書土器。群馬縣與千葉縣被認為是古代渡海而來住民較為集中的地區，則天文字集中出現，且有如此特徵，可以看出這是他們對先祖之地文化的嚮往與理解。（註 29）根據這些史

〔註 28〕藏中進《則天文字の研究》第 71～72 頁。當然，藏中進也考察，此骨藏器除了「圀」以外，其他如「人、年、月、日」等，卻皆不用則天文字。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蓋為此骨藏器之材質為銅鑄，故用「鑿・鑽」等雕刻文字時，技術含量要求很高，因此盡可能會選用筆畫少，雕刻簡單的字，這應是採用「圀」字而不用「國」字的理由。而「人、年、月、日」等的則天文字卻不僅字畫增多，而且有的還變成曲線的字形，相對來說，雕刻較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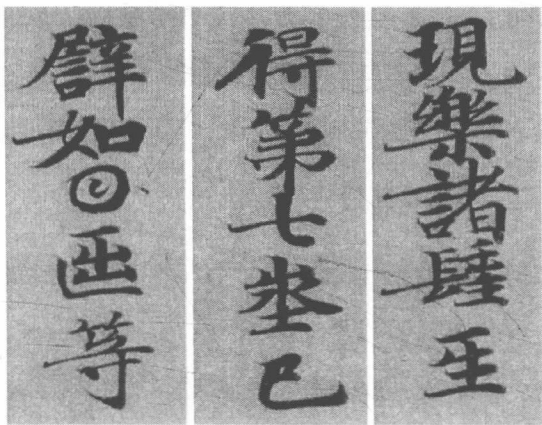
〔註 29〕水野正好《則天文字の広まり》；載平川南等《古代日本の文字世界》第 45～46

實，可知則天新字在日本曾經流傳很廣，有些字還或減少筆畫，或添加筆畫，「則天文字」也有了異體字。

奈良時代，日本所存有關則天文字資料中，不可否認寫本佛經非常重要。在日本就曾多處發現有則天文字的古寫本佛經資料文獻。^{〔註 30〕}武則天當政時期，佛教盛行。特別是由武則天扶植的華嚴宗，在三祖法藏時期，更是臻於鼎盛。法藏則得武則天賜名「賢首」，被奉為國師。武則天與華嚴宗的密切關係，我們在第一章已經論述。正因武則天與華嚴宗有如此淵緣，故由其所主持譯成的八十卷《新譯華嚴經》中定有則天文字。前所舉「新羅白紙墨書」《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則天文字就多見。日本所存古寫本《華嚴經》中還能見到則天文字。大坪併治就指出：石山寺本《華嚴經》的本文中，有一個應該值得注意的地方，即為多用則天文字。^{〔註 31〕}他還以卷七十五為例，指出所出現的則天文字有：人（𠂔）、國（圀）、地（𡗗）、證（𡗗）、初（𡗗）、正（𡗗）、臣（𡗗）、月（𡗗）、日（𡗗）、授（𡗗）、聖（𡗗）、星（○）。另外，藏於京都国立博物館的唐寫本八十卷《華嚴經》第八卷中也使用了則天文字。^{〔註 32〕}藏中進根據《守屋孝藏

頁；大修館書店，2000 年。

〔註 30〕如 2006 年 12 月 3 日至 17 日在三井記念美術館舉行了「敦煌經と中国仏教美術」特別展覽，其中內容之一即為「敦煌經にみる則天文字」。共展出記有則天文字的經典兩種：《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七》、《大乘密嚴經》卷下。以下為《大乘密嚴經》卷下中有則天文字的資料。



〔註 31〕《石山寺〈大方廣佛華嚴經〉古點の國語學的研究》，第 5 頁。風間書房，平成四年（1992）。

〔註 32〕此本由守屋孝藏蒐藏，被認為是唐寫本，寫於八世紀初期，很早就傳來日本，其中有則天文字。其字筆鋒端正，頗顯唐風。